

此中有真爱

项楚涵 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

晨光熹微,露珠轻颤,真爱如清风般无声拂过人间,藏在不经意的角落里,温暖了岁月。

那是一个春雨绵绵的傍晚,巷口的李婆婆照例坐在老槐树下卖糖画。她的手指关节粗大,却灵活地勾勒出飞鸟、游鱼,引得孩子们围成了一圈。

一名小男孩攥着皱巴巴的五毛钱,怯生生地问能不能画只小猫。

李婆婆笑了,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:“小猫啊,得画得圆滚滚的才好看。”她熬糖提勺,手腕轻转,一只憨态可掬的糖猫便跃然板上,男孩接过糖画,眼睛亮得像星星,李婆婆却摆摆手:“快回家吧,别让雨水淋湿了。”那一刻,糖浆的甜香里,藏着最朴素的爱意。

真爱是朴素的小花,总在生活的角落处悄然绽放。深冬的清晨,公交站旁总有一名环卫工大爷,用旧围巾为瘸腿的橘猫搭小窝。寒风里掏出了半块馒头,给了流浪猫。他冻得搓手,却坚持每天分给它半块馒头。小猫舔了舔他的手心,像是道谢。原来,真爱就是寒风里那一抹温暖的守候。

这世间最动人的爱,往往藏在最平凡的坚持里。校门口的老张,皮肤黝黑,指甲缝里总嵌着油污。他修车从不收学生的钱,雨天里,他冒雨帮女孩打气,自己淋湿却浑然不觉。后来才知道,他是在用这种方式纪念早逝的女儿。真爱,有时是未说出口的牵挂。

暮色四合,街灯一盏盏亮起,真爱如星光,虽不耀眼,却足以照亮人间。岁月漫长,唯有真爱有永恒。

我是一条幸福的蚯蚓

闫家麒 长春市南关区华泽学校

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早上,我如往常一样漫步在公园湖畔,水面上泛起阵阵涟漪,柳条随风摇曳,为秋天增添了几笔迷人的色彩,突然我的身体急剧缩小,转头一看,我竟变成了一条蚯蚓。

我笨拙地扭动身体,想要变回原来的模样,但是无能为力。我只好在地上蠕动,突然,我看到一个洞口深幽不见底,便鼓起勇气跳了下去,砰!我摔到了地上。我翻过了自己的身体,抬眼一看,多么硕大的城堡啊!我兴奋至极,便在此周游了一番,同时在这里我也认识

了新朋友,他叫小乐,我们漫步在城堡中,时而钻进狭窄的缝隙,时而跑到宽敞的洞穴休息。我们来到小乐的家,他家里有一个泥土雕像,我便问小乐这个雕像是怎么来的,他便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,意思是他帮农民伯伯松土的次数最多,所以农民伯伯为小乐捏了一个雕像,奖励他的辛苦付出。我们继续在一起嬉戏,分享着泥土里的小秘密。

一天,我正在泥土里拱来拱去,突然,地面传来一阵晃动,我心头一紧,怕有人会伤害我的朋友和我,我悄悄地探出头来,原来是个小男

孩正在栽花,只见他小心翼翼地在一株小花苗种在土里,还一边念叨着千万别伤到土壤的“生态工程师”——蚯蚓。

看着他种下的那朵小花苗,我心中涌起感动。我下决心要抚养这株小花苗,于是,我带领我的朋友日复一日努力地在泥土中穿梭,小花苗变成了漂亮的花朵,引来了蜜蜂采蜜,蝴蝶在花朵上翩翩起舞。

望着这株花,我非常欣慰。我是一条幸福的蚯蚓,会绽放出生命之花,怀揣梦想,用心生活,用自己的力量守护那些我所珍视的美好。

防城港探亲记

刘雨泽 乾安县道字乡中学

国庆假期的防城港探亲之行,没有繁华的景点打卡,没有精心规划的攻略路线,却像一颗饱满的种子,在我记忆里悄然扎根,慢慢长成了最鲜活、也最温暖的模样。

六个小时的航程里,窗外的景色悄然变换着模样。从龙嘉的天空往下望,先是一片带着秋意的枯黄草地;飞近南宁时,视线里便铺满了翡翠般透亮的稻田;辽阔的平原渐渐退去,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绕着田野蜿蜒的河流,静静躺在大地上。

南宁机场到了,转车去防城港时,夜幕早已降临在南方小城。此行的目的地,是看望久违的姥爷。集市繁华的街市上,我打量着周围的人群,满是对那个“小时候的英雄”的期待——记忆中,姥爷爱把我扛在肩膀上,逛集市给我买甜糖糕吃,宽大的手掌给我带来满满的安全感。猛然间,在拥挤的人群

中,我一眼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:姥爷穿着深蓝色的衣服,头发比记忆中更白了些,却依旧直挺的腰板。姥爷踮着脚尖眺望我们来的方向。

我冲着姥爷跑去。明明早就背好了千遍万遍的问话,想对姥爷说千万句的话,可是当真站在他的跟前时,只觉得喉咙里全是东西堵住了一样,到最后变成了几个哽咽的字“姥爷,我想你啦。”姥爷笑着伸手抚摸着我的头,他的手还是那么暖,只是多了一些条纹,条纹里有时间的痕迹,有对我们的牵念。

在防城港的街头,姥爷载着我,红色摩托穿梭在椰树树影间。他头盔下的侧脸带着笑意,我在后座紧紧靠着,看蓝天、看碧海,看这座小城的烟火气。我们在人群熙攘的市场里,听叫卖声此起彼伏;我们在江畔的慢行道上,看夕阳将河水照得透明。风掠过耳畔,仿佛把笑

声揉进防城港的温柔时光里。

返程的那天,汽车驶出了姥爷家所在的那条小巷,我转过头去,暗夜中,那间窗户还亮着灯的屋子就屹立在那里,我知道,姥爷一定还站在屋前,望着我们渐行渐远……拿出手机,我想给他发个短信。手指在键盘上摁了又删,删了又摁,要说的话就在嘴边却不知怎地说不出来,千言万语最终变成了一片沉默,眼眶热了起来,视线也模糊了,窗外夜色中的那一抹微光中,防城港的灯光慢慢变得远去,可那份来自亲人的温暖,像颗种子在我的心底生根发芽,长成了一段不朽的记忆。

探亲之行没有让人叹为观止的美景,有的却是一份最深情,让我懂得团圆的真谛。那些驻足在防港的时光,那些和姥爷相处的温暖日子,会永远留在心底,作为人生路上的无价宝。

(指导教师 马超)

鹤生的荣光

张恒 镇赉县镇东小学校

如果白鹤会说话,它会对你这样讲,说它本是云端客,是湿地苍穹的守泽郎,振翅凌云敢与长风逐浪,一唳声便穿破苇荡晨霜,不曾想仙姿朗朗,却把镇赉当做永久的故乡。

说它一身素衣,翩跹一方,嫩江湿地为榻,芦苇荡为帐,阅尽四季的寒来暑往。当春汛漫过碱蓬的红浪,当秋露凝在蒲草的穗上,把它滋养得身姿昂藏,羽翅沾过湿地的晨雾,脚

掌踏遍沼泽的软壤,便将这万亩苇海的苍茫,镇赉湿地的灵秀,还有黑吉蒙交界的坦荡,一并刻入骨相。

只等迁徙的号角吹响,去赴约鹤生不朽的荣光。它爱这片泽国,因为那是它繁衍的温床,也是它魂牵的原乡。当暮霭里的渔火初亮,水中游弋的鱼儿与稻花香,就是它与镇赉最深情的对望。把倩影嵌进白鹤之乡的画卷,将鸣唳化作生态

名片的悠扬,用鹤魂里的坚守,鹤羽上的清光,鹤鸣中承载的生态希望,稻浪苇荡,去做这天地间的标杆。用优雅的守望,让这片湿地生生不息,温暖你每一次到访。

它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,羽间承载着生态守护的重量;每到秋冬便携家带口踏上迁徙途,春归时的群舞,便是给镇赉最郑重的回访,让这份鹤生荣光,在岁月里代代绵长。

糖画

陈一伊 长春新区吉大慧谷学校

那是个七月的午后,西湖的石桥边挤满了游客。夏风裹着荷香掠过湖面,搅碎一池淡金色的阳光。在攒动的人头间,我忽然瞥见石桥下围着一簇小小的身影——几个孩子正踮着脚,眼睛晶晶地盯着什么。

挤近才看清,是一名老人在画糖画。他佝偻的背像张拉满的弓,可握糖勺的手却极稳。焦糖从勺口垂落成金线,在铁板上蜿蜒游走。手腕轻抖处,糖线忽而收束成兔耳,忽而舒展作鱼尾。未等孩子们数清糖丝的走向,一只振翅的凤凰已立在铁板上,羽翼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。

“要等糖醒一醒。”老人说着将竹签轻轻按进糖画,动作像给新生儿系襁褓。糖浆凝固时发出极轻的“喀嚓”声,他这才捏着竹签提起来,插进斑驳的木桶里。桶中已立着好些糖画:昂首

的公鸡须毛根根分明,盘踞的龙连鳞片都闪着光。

我买的是一只小鹿。糖壳凑近鼻尖时,能闻到阳光晒透麦芽的香气。咬破薄脆的糖膜,甜味像春溪般在舌尖化开。不是工业糖精的艳俗甜腻,而是谷物历经熬炼后最本真的甘美。老人忽然伸手接住我掉落的糖渣:“莫浪费哟。”他摊开掌心,糖渣在他龟裂的掌纹里像一粒金沙。

日头西斜时,桥头排起了队。老人的勺尖始终悬在铁板三寸之上,糖线时如春蚕吐丝般缠绵,时而又似快剑斩麻般利落。有个妈妈举着手机要拍特写,他特意放慢动作,在画蝴蝶翅膀时多绕了两道弧线的细光。

渐渐地,晚风带着一丝静谧柔软地拂过。西边的天空泛现出淡淡的红晕,染

红了天边几朵白花的浮云,热烈的夕阳逐渐蚕食着明亮的天幕,太阳的余晖一闪而过,缓缓向西边的湖面靠拢,残阳杂碎碎铺在湖面上,夕阳西下。桥边糖画铺子的老人却还不知疲倦地工作着。

我忽然明白,那木桶里插着的不仅是糖画,更是被糖浆封印的时光——熬糖的火候,提勺的力度,这些无法量化的经验,都在他掌心磨出了茧。

后来见过许多糖画摊子,再没遇见过会接住糖渣的手。西湖的荷花年复一年地开,不知那柄铜勺是否还在铁板上作画。但每当夕照将窗棂染成蜜色时,我总想起那天尝到的甜——那是用耐心熬煮的、带着掌温的甜,足以让匆匆过客在记忆里,为它永远留一个位置。

(指导教师 王红)

老苗小传

王怡然 长春新区吉大慧谷学校

老苗总爱坐在那棵老槐树下,摇着蒲扇,不紧不慢地讲他年轻时的故事。他皮肤黝黑,像被岁月细细打磨过的檀木,额前却总翘着一撮倔强的白发,像一面不肯倒下的旗帜。

七十多岁的人,仍雷打不动每天五点起床。当同龄人在公园悠闲打太极时,他已佝偻着背,在他那片小菜地里松土。小时候我笑他“像根蔫了的葱”,他便抄起挂在脖子上的毛巾,作势要抽我,嘴里还叨着根牙签:“你懂啥?这叫站如松!”

老苗的“倔”,在村里是出了名的,而这倔脾气大半都用在了我身上。我的数学成绩自初中起便一塌糊涂,120分的卷子,常年在五六十分间徘徊,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,于是,假期里睡懒觉成了奢望——他总准时把我从暖烘烘的被窝里揪出来,按在书桌前,逼我做题,听他讲那些令我头晕的x和y。我心里一百个不情愿,却敢怒不敢言。他从最基础的“一元一次方程”讲起,到初二令人困惑的“全等三角形证明”,一遍不会就讲两遍,

用他那套“土方法”非要把我讲通不可。渐渐地,那些扭曲的数字和符号似乎不再那么可憎,我的数学成绩竟也像春蚕吐丝般,悄无声息地进步着:从58分爬到62分,又从62分挣扎到71分。直到最近一次考试,我破天荒地拿到了75分——一个在别人眼里平平无奇,于我却不为奇迹的分数。捧着试卷,我知道,这每一分的进步,都浸透着那个犟老头不肯放弃的汗水。

而这副软心肠,也给了所有的孩子。八岁那年,我玩滑板摔断了手,他对我妈说:“我早算准他八岁这年有个坎。”后来我才知道,他那本边角泛黄的笔记本里,密密麻麻记满了亲戚家孩子的生辰。我表姐那个诗意的名字“雨棠”,就是从那本子里诞生的——原来,为了给孩子们取个好名字,他默默自学《周易》多年,分文不取。

但老苗最传奇的,还是他的教师生涯。当年的同事至今仍记得那一幕:年轻的苗老师顶着三个胡乱扎起的小辫子走进教室,引起哄堂大笑。他却扶了扶眼镜,转

身用劣质粉笔在黑板上“唰唰”画出标准的抛物线,镇定自若:“笑够了?那就来看这个抛物线的焦点……”就是这样一名看似不修边幅的老师,硬是从那届不足二十人的学生里,教出了四个大学生。

上周我去医院,撞见他在透析室里,还颤巍巍地翻着那本命理笔记。针头连着他枯瘦的手臂,让人心疼。可一见我,他立刻笑起来:“你哥昨晚来电话,让我给他儿子起名呢。”说着又轻叹一声,“你们这代都是国家的栋梁,就盼着那孩子,能遗传你哥的好基因……你哥当年那道物理竞赛题可是我……”他说到一半,忽然停住,只是笑着摇摇头。

铁门前的槐树又黄了叶子。老苗的蒲扇静静靠在床头,在夕阳里投下长长的影子。听说他最近又给一个新生儿起了名,说孩子命里缺水,便悄悄在名字里藏了个“涵”字。

这个总爱和命运较劲的倔老头,正把他不动声色的柔情与期盼,一笔一画,刻进每个孩子的生命年轮里。

吉林农村报 广告刊登热线

13944081577 0431-88600732 0431-88600118